御字誤衍中當作史

平賦川之論

漢書侵作寖無漢字

漢紀卷之二十六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成三第二十六

四年秋雨魚於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壞官亭民舍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爲陰氣盛溢水則爲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減夜增所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決且可勿塞以觀其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黨侵廣漢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

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軨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災北海
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鄧亭樗樹生枝狀如人
頭眉目鬚皆具髮耳京房易傳曰王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
為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臨為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
騎都尉王莽為新都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約謹身學業平陽
侯鳳薨以託太后而成都侯商顧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為
莽言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卿
大夫救贍名士賑於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推薦游談
者為之言說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
本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號曰飛燕上微行陽阿公
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為婕妤貴幸後宮許后之廢也欲立
為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傳言勸太后立
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
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
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
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
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
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
事已往如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

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顧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竟立之諫議大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之心猶懼褻之今乃觸情縱恣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庭秘獄群臣不知所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蕭望之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

[illegible]況諫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之不宜困于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既立寵乃少衰而弟絕幸爲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綵漆切皆銅沓黃金塗者玉陛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貝飾之自有宮室已來未之有也初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薦啄夫本志以爲燕者飛燕木門者倉琅根宮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

張公子謂當平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上敬武公主放以
公主子開明得幸嘗與上游讌醼俱適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
同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爲供帳賜以甲第及乘輿服飾兩
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絕賞賜以千萬數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
女其爲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母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爲
我戒豈不厚哉唯放爲驕者是歲昌陵猶未就光祿大夫劉向
上疏曰昔黃帝葬喬山堯葬濟陰丘龍背小舜葬會稽二妃不從
焉葬會稽不改其畝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
於雍衍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
賢君智士遠賢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
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
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子道死葬於嬴博之間穿
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魂氣
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爲約誠便
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襄
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盡發掘曝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
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棺
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牧童亡羊羊入其墓牧者
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

被墳籍之禍內罹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照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怨於上怨氣結於陰陽因之以飢饉臣竊愍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墳墓爲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悅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其尊聰明疎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興亂秦之暴政競爲奢侈比方丘壟悅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上感而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多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嗷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負土處嗷嗷而敞傍近祖考前已有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秋詔罷昌陵　論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祁侯祁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

葬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幣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真與曝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絡口含金玉欲化不得欲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爲歸隔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裸葬焉　立城陽孝王子理爲王秋八月丁酉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斂有不得所致也四方見京師不見嗛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斂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不見天戒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三月丁酉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illegible]卒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冬黑龍見東萊十月己丑丞相薛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生子真真生子羡穿穿生子慎斌斌爲魏

相[redacted]生紬爲陳涉博士死陳下紬弟子襄惠帝時爲博士長沙王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字次孺元帝時爲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經元帝立以霸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曰褒城君給事中霸爲人謙遜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欲拜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吊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冊贈以列侯禮葬謚曰列君霸生光光爲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強諫諍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爲彰人主之過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中樹皆何等木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慎如此執金吾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初爲府小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乃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廚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以精覈之方進伺常大都講日遣生咨問疑義因記其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爲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中司隸陳慶劾奏方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官北地浩商殺義渠長丞相請遣司隸與掾郡部刺史逮賊司隸涓勳奏言春秋之義

時霸字次孺

成從漢書

王人徵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命也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奉使大夫專權作威甚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勳微過劾奏勳左遷昌陵令方進頻免兩司隷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內行修飾事後母甚篤為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為身被漢相不敢渝國家之制在位公絜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雒祠五時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可成長亦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常侍王閎前為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閎省息大費民以康寧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而陳湯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奏廢昌陵邑中屋奏未下湯以為上須順衆心昌陵亦秘復發徙也湯坐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永諫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闚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牧夫戰尅之將不可

不重也蓋君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忽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勇奮發興師發近橫厲烏孫逾其都賴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纖芥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卷秉勝歃血千里之外鷹功相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為罪無爀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人君者也犬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愚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為士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召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利鈍而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勝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帳備之兵非救急之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兵合不得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恥討絶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制之虜曩者北戎今湯塊然被
讒老棄燉煌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後爲鄧支遺虜所笑誠
可恥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未陳鄧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
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哀哉天子乃還湯
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井泉泰畤
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無繼嗣故復之上頗
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谷永上說曰臣聞明於天
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
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
報應無福之祀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
皆姦人惑衆挾邪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
將可遇求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
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長弘欲以鬼神之道輔尊靈王而周室
逾微萇弘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
破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神仙之道而天下怨叛漢興
幸坦平齊人少翁欒大之屬皆言神仙鬼神之事貴寵尊盛卒
無效驗之効皆伏誅往事之迹以揆今惟陛下拒絶此類無使
姦人有所闚闖上善其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
陳留太守劫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爲大逆徙李譚等共格殺並

等皆封爲列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
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
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大司
農賜黃金百斤時上不親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戚匿亡命
長安中群輩殺吏受任報讎相與探丸爲號赤丸殺武吏黑丸
斬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乃選酷
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治長安獄穿地
方深各數丈塹治爲槨各曰虎穴乃令吏民舉籍長安中輕俠
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
日悉捕皆劫以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
致之虎穴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外爲
表其姓名百日後令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魁首或故吏善
家子失意隨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令立功有効者因親屬爲求
牙由是賊盜止息然道路喧嘩有哀聲矣賞爲江夏坐殘賊
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
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饒
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
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未

得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尊禮同心憂國者也或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宇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効故習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勑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漢紀卷之二十六

漢紀卷之二十七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成四第二十七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壯自亡函谷關亦然谷永對曰章城門通露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壯自飛壯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餘炎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雞爝爝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為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赦天下秋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為北地太守方之

宮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道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為民也世三統刻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樞奉涉三七之節紀遇無妄之卦運值六百之阨會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妻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此臣所以為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臣之義黜群小媟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嬌妬之寵常近姚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感天則異禍消伏柯處惡之本繡在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存弗肯為耳上蔵其言後未為大司農而終當奏生民每言無物生民之意皇皇後宮而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星辰出於四孟大白再經天無雲而雷在夜光熒惑襲月變異晃晃宮殿庭都門內崩大人見咸陽長星孛於大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秦亡者雨血社於衛臧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大山崩石自立上林死宮在柳

機起太皇如月西行衆星隨之起爲特異事與衆異殊之表也侯
狗及漢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餘日昌邑王終未來也故觀秦
漢之易興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亦終視孝宣之靜起天之去就
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東井攝提次及紫宮有識長老
莫不振動此蝕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
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保守社稷安國後嗣也其事雖出二而
記臣據案圖上猶須臾說頗陽侯嗣之謀指圖陳狀上納之而
終不能用時上無繼嗣災異屢數向謂陳陽曰災異如此南外
祿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者幸同姓未有如世家國厚恩身爲
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爲先帝舊臣常優禮吾君不言

誰當言者乃上封事言閭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
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青紫貂蟬充牣宇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
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
進怨怒者中傷遊談者爲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挑擯宗室孤弱
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
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歷自上古已來未有
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
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揷地中雖孝昭立石起

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柞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
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夫明者起禍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無
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
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子孫孫爲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
復起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
則害成矣奏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
爲中壘校尉上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
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
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爲鄭侯時杜業說上繼絕侯之世曰昔唐虞協
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群后嚮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
民大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
安存亡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
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
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勑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
是爲至其後世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
況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隳豈無
邪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
之誓百餘年間而絕滅失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絕於道

路以往況今甚可悲傷雖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特進居家為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二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請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床前拜黃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閎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為所害即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遂親禹禹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食願賜臣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

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
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之名於世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
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
宗與石顯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
貴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雲攝
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挂充宗諸儒為之語曰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杜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家
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好
婕妤大怒曰帝常與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人許美人兒安從生
乎以手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亦
為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何上曰要使
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
美人乃殺兒置蓋篋中封 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幽
詔掖庭丞籍武埋屏處 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
曹才宮幸御上有賑生兒 掖庭才宮令舍人令中黃門田閑
持詔記與武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
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閑持詔問兒死未武
對曰未有埴閑出上與昭儀大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閑

來事皆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閎持詔
與我夜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愛舜會掖門武以兒付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養善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
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
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柰何令長信得
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
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四月
立廣陵孝王子憲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初烏孫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末加於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
戊己校尉諸侯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
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
召番丘數其罪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烏爲靡者末振將從兄
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謂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失
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
不豫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為大罪即飲食
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
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乃通劉向
以為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興也蜀郡本漢

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二月封侍中衛尉淳長爲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三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於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爲廷尉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昕爲太子光祿師丹爲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爲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

嗣孔光以爲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之親弟也以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爲昆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論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賤常失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爲典雖立其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疏而卑所以承已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疏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於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爲宜鄉侯益封中山王

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將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各食邑置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罷車騎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謂三公矣是武爲廷尉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爲分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授任以爲考功効至是乃置之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仁厚好進士疾朋黨絕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人皆爲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其課市啣夫仇商抵辱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爲吏州里服焉及爲豐公功曹北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志節舉爲長陵令道不拾遺時功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塚因留數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誼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塚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怨並遣之北渡渭橋令騎奴渠拔刀剝寺門建鼓並即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我乃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因曰至君困乃稱奴得免死邪並斬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爲林卿實死由

是歲名流行後爲潁川太守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有權元弟威爲郡掾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爲弟免罪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身弟與君法律不在太守既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並勑吏驅使入函谷關無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住洛陽吏遂格殺之及誅俠趙季李歡等郡中清肅並廉絜妻子不到官終潁川遺令勿受賻賵椁足周棺棺足掩尸而已其治名次黃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嬿私通許后因嬿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言欲白上立爲左右皇后嬿每入長信宮長輒與嬿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根王莽害長寵因白根曰長私與許貴人姊交通受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謁相署根怒令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涇陽侯立有隙及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爲長固請上疑之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減口上愈疑遂逐長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謔長信宮謀立左皇后長死於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遂尅己忘倦招延賢

良賞賜邑俸盡以享士身執謙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
幷妻迎之衣不曳地著布蔽膝見者以爲僮僕使人問乃知其
夫人其飾名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犍爲
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辟雍陳禮樂
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爲本就有過差是過於
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
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罰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
敢於養人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
未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教化比於刑
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
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太平也
夫承千歲之衰周繼亡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
不改上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未及作
安城南將立辟雍未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是
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爲大臣當應之以塞災異上召方進告之
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大水平襄
縣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
各一寸八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
康壯無疾病旦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崩衆皆歸

昭儀昭儀自殺當坐侯張放素親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爲言上涕泣而遣之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也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爲丞相襲后詔曰皇帝即位定郊祀來未有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可四月己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陛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愛而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觀永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

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　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也爲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使於垂死亦可痛哉

漢紀卷之二十八

荀悅著

呂栁校正

孝哀皇帝紀第二十八 成帝弟定陶王子

哀帝內年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曼爲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傅太后爲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太后父爲崇德侯丁太父爲褒德侯舅丁明封爲安陽舅子滿爲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爲懷德侯母趙太后弟欽爲新城侯太傅師丹爲左將軍師丹剛內侯毋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而

多因爵外親及臣等不宜蒼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百五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爲宗室後衣益封萬戶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賣人不得占田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雜戲官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誣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蜚燕三百石以下俸察使殘酷雪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事博士弟子父母與寧假

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空王莽乞骸避丁傅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劒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忽忘不臥入宮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省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爲大司空郎中令襃黃門令殷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襃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陛下既繼承先帝宗廟之

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后祭入其廟今立京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一國太祖不隳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后也冊書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故幣上以問冊冊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改冊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冊反覆二辭言無所守又冊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冊漏泄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冊冊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冊字仲公琅邪人廉正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商皆有罪根就國商免為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災殘漫殺人民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殺及他郡國無出今年租賦博士申咸數言高陽侯薛宣為人相時後母死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況為黃門侍郎況私明欲令研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為之遂使明研咸於宮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等議以為況恐咸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絕論議之官桀黠無所畏忌禮下公門軼路焉敬近臣謂其近主也況首為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以重刑況皆棄市廷尉以為況謀先定非恐為司隸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大道中與凡民

[illegible]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賊傷人況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爲議且於先況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爲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亦至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爲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大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境外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文侯得而樂及其死也君臣相慶首端之衆如一賢敵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誅毅喜立於朝陛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復用之丁未有白氣著天廣處如疋布長十餘丈西南行纍纍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群馬飲食本志以爲馬者用其後大司馬董賢幼少見用之象也新都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塚墜皆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嫒弟宜鄉侯參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薄昔捕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呪詛上及博太后太后案驗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訊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

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親治其事立受傅太后旨莫得對
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者十餘人誣對言服
呪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逆無道事聞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
能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死
參家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中大
夫太僕馮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為大鴻臚剛直不曲名重當
世次逡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好為容儀進止恂恂甚可
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
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疋布長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為牽牛日月五星

所從起用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象丁丑大司馬傅喜
免坐陽侯丁明為大司馬大司空朱博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
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
相同位中二千石未更為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
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為御史大夫論
以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
故有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謂天子
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聶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
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
朱博為丞相少傅趙玄為御史大夫博奏言尊秦皇太后號曰帝太皇

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數天下
徒罷州牧復刺史論曰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
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
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
以爲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
并故格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爲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
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爲縣治民者本以強
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爲萬里揔
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
有餘而周室廢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
實刺史令爲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
丁氏崩葬定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
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
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天帝使真人赤松
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
死而賀良受其書劉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
陵李尋好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爲太
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爲度秋七月以
渭城求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賀良等
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

[illegible]疾自若以其言無驗遂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
一等徙燉煌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
[illegible]西海之衆會無楨幹之臣朝廷無人則爲亂賊
[illegible]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良無聽讒佞遏邪
[illegible]辭之訴斷而勿聽兔大義絶小不
忍[illegible]良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論[illegible]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爲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
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
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爲
忠以苟容爲智以伎巧爲材以佞諛爲美而親近於左右翫習
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
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
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爲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
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其爲害深
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
諂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
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
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
夫趙玄孔鄉侯傅晏有罪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
去一傅太后欲稱尊號晏諂諛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

遂爲丞相太后怨傅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交善許之
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得相死
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喜并孔鄉侯何武并免爲
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
罪議者以爲春秋之義婦人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
出於上前有音如鐘殿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黃門侍
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皷妖者也人君不聰明爲衆所惑空名
而得進即有應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曰其歲月日之中則
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巳有其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
臣也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
自受其咎博杜陵人也始爲冀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
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幾欲以觀試博博心知
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夫欲言
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
部選詣治所民爲吏所寃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
從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此
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斃吏自此州郡吏民畏服其威後爲廷
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
爲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諸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
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

人也博初起爲亭長爲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而夜寢早起妻稀見面然好遊俠欲士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尽涉爲州里大俠初涉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斂千萬時俗皆迫愛之唯涉獨不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爲令令不言而治居歲去官爲季父報仇郡國豪傑有氣節者皆歸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閭門閭里盡滿然身衣服車馬甚節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爲務涉畧似郭解外溫人謙遜內隱忍睚眦於埃塵獨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爲偵戍大尹論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爲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援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榼腕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

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希交游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覩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者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況郭解之論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賙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爲盛而娄護爲師諸公之間陳遵爲雄然閭里之俠獨涉爲魁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九月帝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學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不強起受侯印綬爲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飡之責奚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爲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爲丞相嘉

宇公仲平陵人也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九月立魯頃王子郚鄉侯閔爲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樗樹臥生枝葉如人形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尾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壬子後宜泉泰時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隨也有石立自開道故汝南太守孫寵以遊說顯名與待詔河內貝大昭相結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邯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往時泰岩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祝詛冀獲非望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蘇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丈八尺高丈一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臥復立棄正作淫厥妖木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第三條第四十八